



藏地情书

Love in Tib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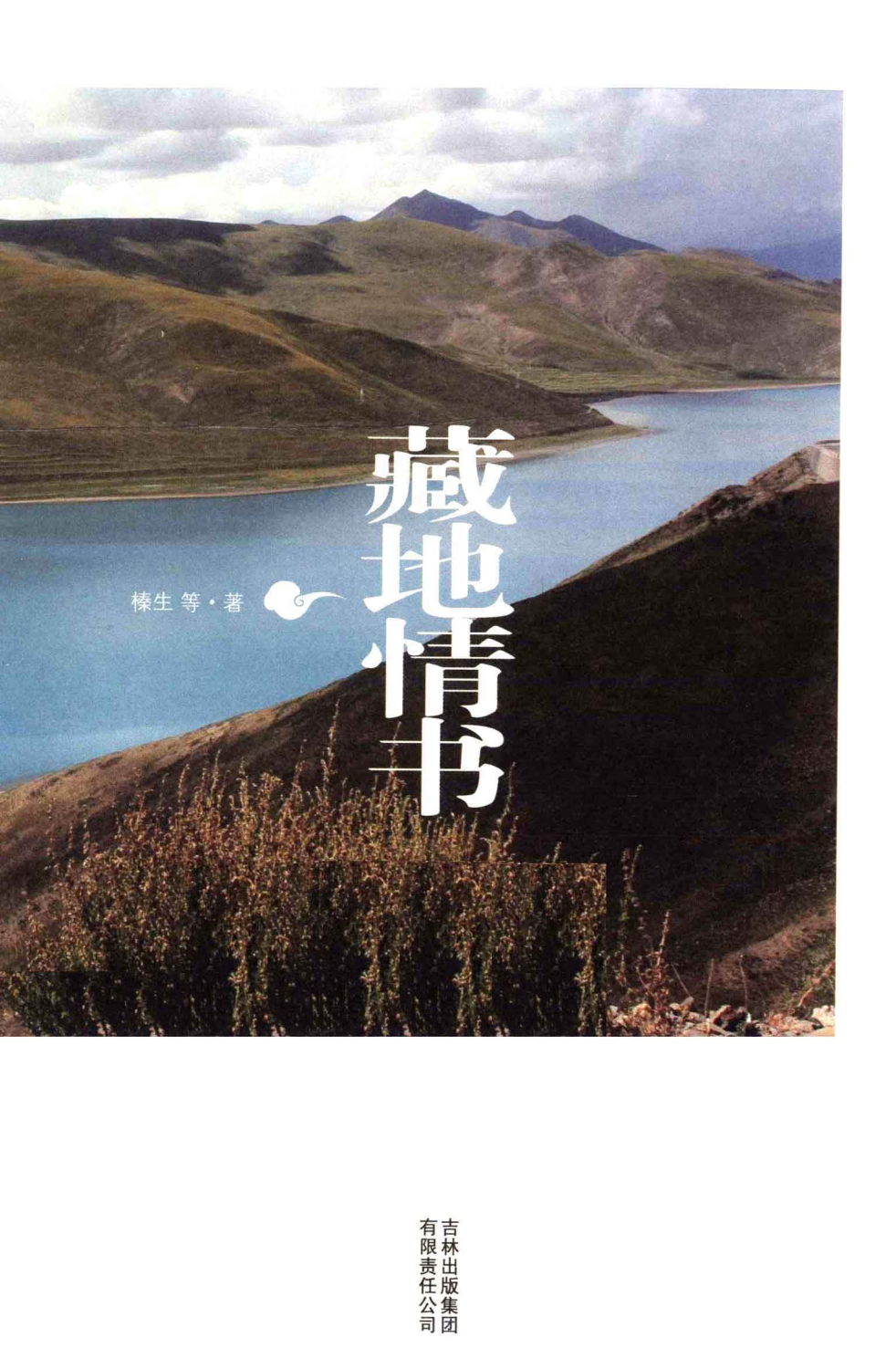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，和西藏一样，我们只能在她的臂弯里小憩，
而不能长久地沉眠于此。

在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，
我们的爱情会像雪山一样纯净永存……



榛生等·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榛生 等 · 著



藏地情书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特约监制：韩志王宇

策划编辑：韩志李文峰

责任编辑：赵锋奚春玲

特约编辑：李文峰

装帧设计：悦读纪·石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地情书 / 榛生等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
2010.6

ISBN 978-7-5463-3059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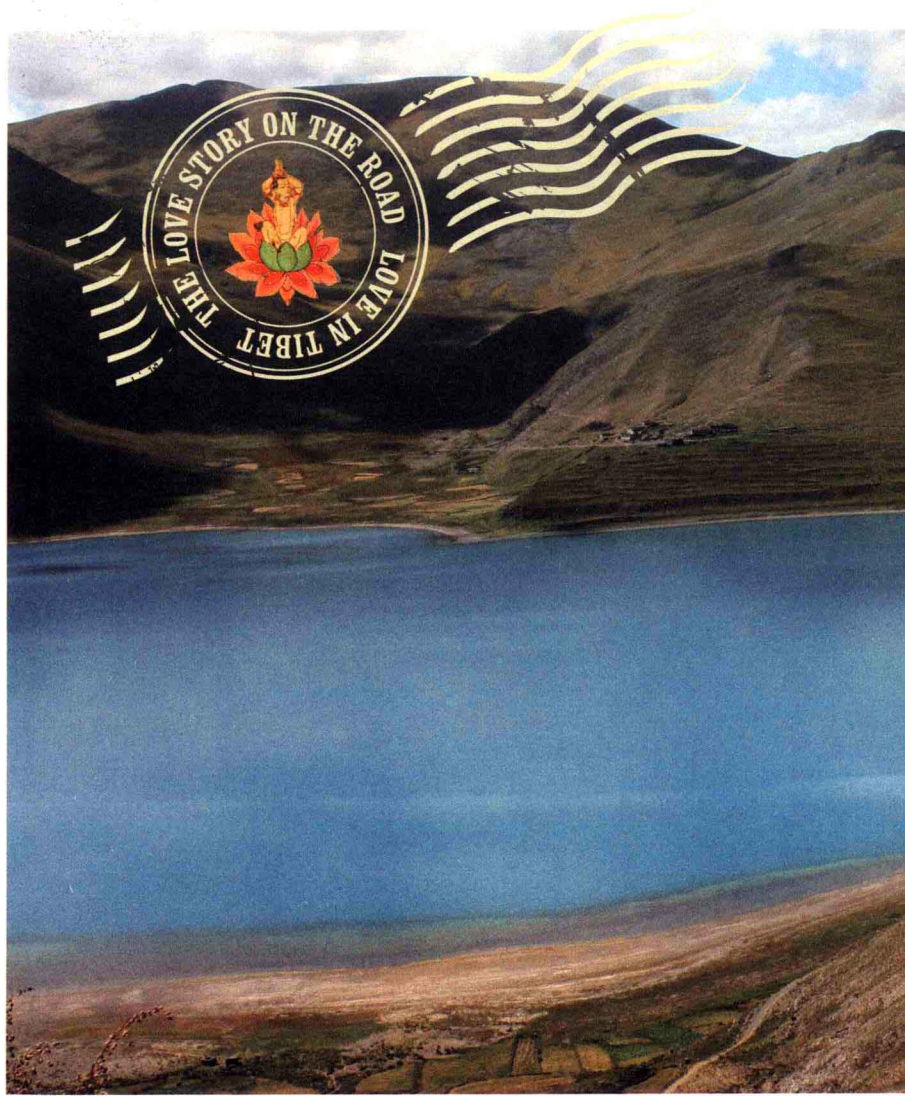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藏… II. ①榛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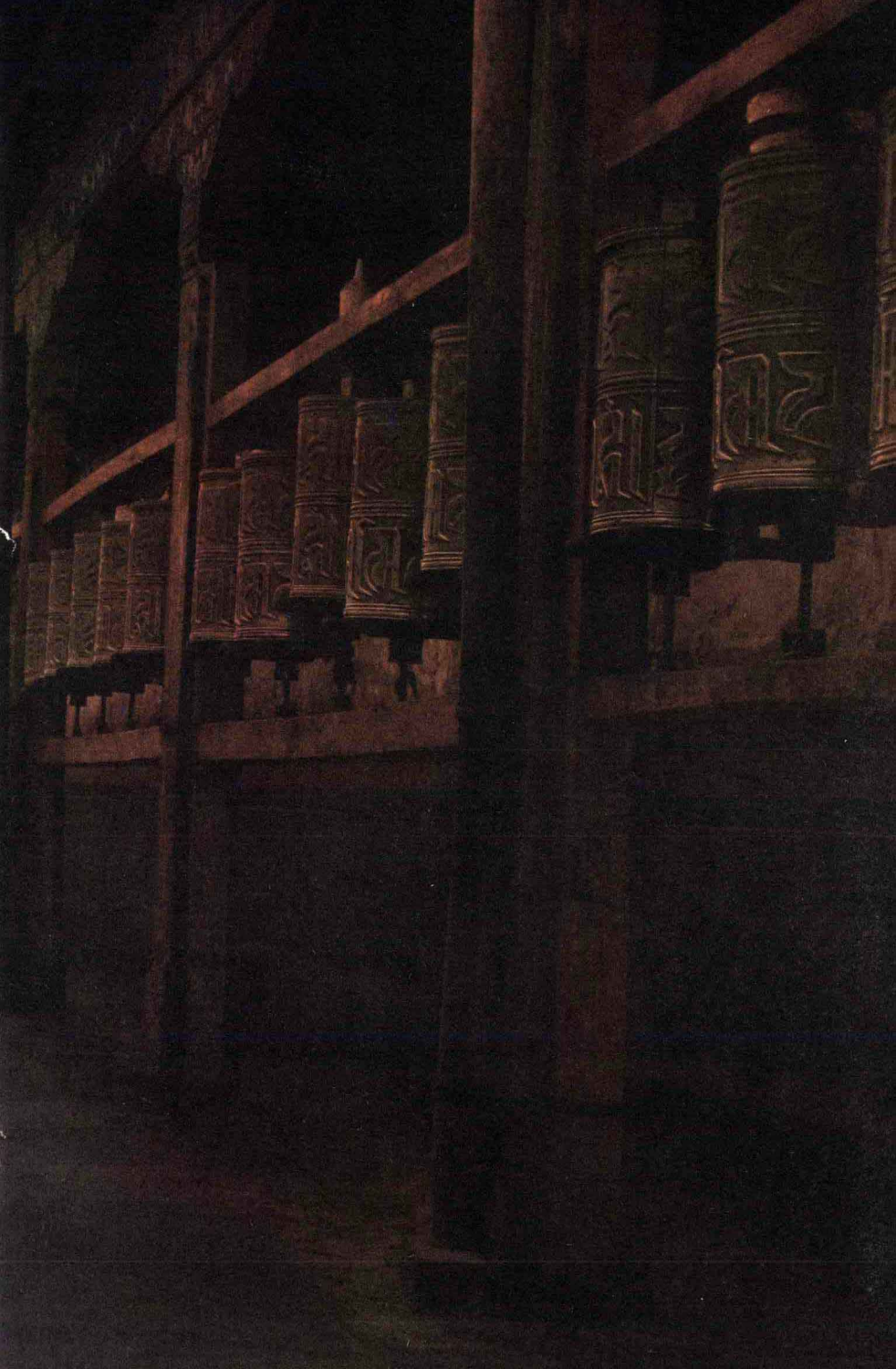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5615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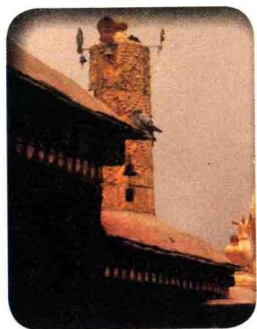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：藏地情书
著 者：榛生 等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：7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
印 次：2010年6月第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3059-4
定 价：2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

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19

断层世界，白玛

文野原

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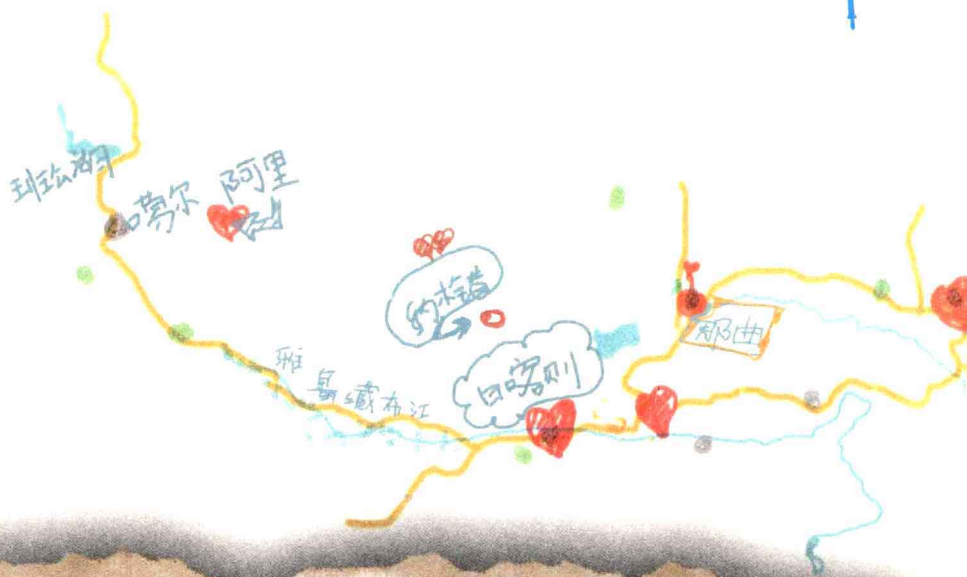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世，为爱而生

文平卓

18

纳木错——前世温柔的情人

文于东



- 16 西藏，今夜请将我遗忘 文陶喜宝
- 14 再见，香巴拉 文孙佳
- 12 爱——在西藏轮回 文阿依雅
- 10 谁动了我的琴弦 文天天
- 07 拉萨以东，爱情以西 文陈欢
- 02 和爱情告别 文秋小雨
- 01 在接近天堂的地方， 文陈欢
- 00 静待格桑 文陈欢
- T264，悲伤准时抵达 文榛生

始

丁枳坐在T264次列车第14节车厢72号座位，手里拿着一只电池即将耗尽的手机。“这些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，因为你。”按下这几个字后，他想了想，在“因为”前加了一个“只”字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把这句话删掉，改成“再见”，最后，他把整个句子改成“我们忘记彼此吧”，填上了接收人的手机号码，拇指放在确认键的位置。

停了一秒。

他还是把整个短信都删掉了。

1

并不是每一列火车都会发生故事，但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。

T264次列车从广州出发开往拉萨，全程4980公里，耗时三天三夜。丁枳的硬座车票451元，那是他最后的一笔钱。因而上车后，他没有钱买东西吃，只好不停地

用手里的一只矿泉水瓶子接开水喝。火车从中国南部往北开，到郑州后西折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原来的乘客大部分都已下车，座位上慢慢多了新的面孔。车到西宁，一位藏族少女坐在了丁枳对面。

火车继续开动时，丁枳的眼前出现星星、斑点、很多块状的闪电，外面阴雨的天色是鸭蛋壳那种浅青，但在饿晕的他看来是枣红色。他想伏在桌上睡觉，却被少女手中的苹果吸引。苹果，一只绿苹果，散发的香气被饥饿的鼻子夸张过滤，一定很脆，甜而微酸，汁水充沛。丁枳咽了口唾沫，喉结狠狠地上下滚动一次。

或许是他饿狼一样的目光令少女心生惧怕，或许是天生好客与仗义的情怀使然，少女把拿苹果的手转了个方向，手心向上摊开，苹果完整地接近丁枳的鼻尖。

他那天一连吃了藏族少女七个苹果，吃完，打了个发酵的饱嗝，他说谢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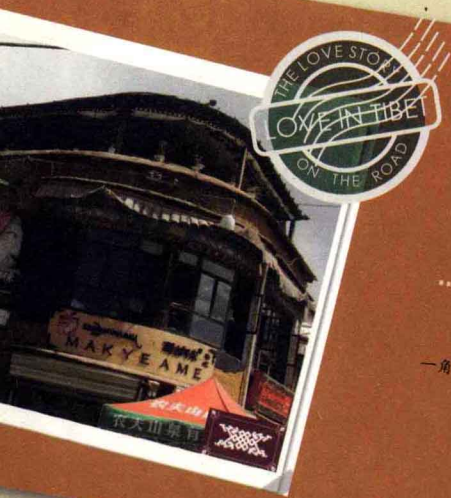
2

每一列火车都有它所要到达的终点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必去的归途。

丁枰站在拉萨街头举目四顾，日光白得像巨大的电焊光，把人熔进去，变得非常渺小。其实没有想象中繁华，也没想象中苍凉，拉萨就是一座城而已。丁枰在人群中慢慢行走，那藏族少女从他身后经过，提着为数不多的行李，与他擦肩而过。少女步子很快，光脚穿一双有刺绣的布鞋，她有栗子颜色、细瘦有力的足踝。

她走远了，越来越远了，她那袍子的一角在他眼中慢慢褪成一抹淡红。丁枰觉得自己又饿了。

生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想吃饱，得有钱。他没钱，那么就得去赚钱。他来到一家羊肉面馆的门口，问那店里的伙计需不需要打杂的。但他显然问错了人，伙计是不可能决定留不留你的，他们每天只管和面、擀面、切面，早就腻烦透了。此时，上好的消遣来了，那两个显然缺少教养的男孩带着一脸粗野的调谑对丁



丁枰站在拉萨街头举目四顾，日光白得像巨大的电焊光，把人熔进去，变得非常渺小。

她走远了，越来越远了，她那袍子的一角在他眼中慢慢褪成一抹淡红。

枞嚷：“来，说说，你能干啥？”

“什么都可以做。”

“喔，那把这桶炉灰倒了去。”

“倒了，就收我吗？”

“收，收，一定收！”

丁枞提着沉重的铝桶，走了一段冤枉路后，将垃圾倒在一站路以外的垃圾站。回来时，那两个男孩正在说笑。“我倒好了。”丁枞放下桶，当中一个男孩过来推

步入餐厅。“给我下一碗羊肉粉，多加辣子。”

两个少年停了动作，先是一呆，瞬间变得兴奋，开始嬉皮笑脸起来。显然，他们被那红袍子的少女给迷住了。一个下粉，一个切肉，故意忙得死去活来，其实不过是为了让少女赏他们一眼注视，虽然明知道那目光有多么傲慢。少女满头细辫，以小颗的绿松石装饰，脸色是奇异的

其实阳光有很多种，就像梵高的画，除了向日葵的黄，鸢尾花的紫，还有星空的蓝。

他肩膀，“谁让你倒的啊？那是我们还没烧完的煤！”另一个则说：“没办法，你再捡回来吧。”

“你们怎么不讲理？”

丁枞感觉喉口掠过一丝甜热，胃在打滚。他退后一步，开始迎接两个少年毫无理由的毒打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红色的影子

浅灰，既无光泽，也没瑕疵，像一块整洁的亚麻。她始终垂着母鹿般的大眼，那热气腾腾的羊肉粉端上来时也没激起她旁的表情，她只是非常静，非常定。

满满一大碗，两个少年为了讨好美人加量不加价，三个她也吃不完。她抬起头了，准确地找到丁枞的眼睛，她向他绽

开一个破例的微笑。这个微笑里，只有诚意，毫无轻蔑。两个伙计认为丁枰不劳而获地发了一笔精神上的大洋财，他们更恨他了。

“坐过来嘛，一起吃。”少女像招呼老朋友那样，顺手把羊肉粉的三分之二拨进一只空碗。两个伙计终于认输了，败给了一个他们觉得完全没有胜算的家伙。他们只好灰心扫兴地把锅铲敲得当当响，用这种无聊又粗俗的举止表示抗议。

如果食物真的能够让人感动到哭，丁枰的眼泪绝不仅仅是辣出来的。那是他生命中吃过的最美味的羊肉粉。

一阵小风吹进店铺，少女紧了紧袍子，袍子上就拓出了书本、笔的形状。她大概是嫌它们硌着自己了，就一股脑儿掏出来，摊在桌子上。

“为了它，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；由于它，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，不过，这都没关系。”丁枰说。少女眼睛一亮，

有点不相信又有点惊喜地看着丁枰，“你看过？”

“嗯，大学的时候碰巧读过。《梵高传》里我最喜欢这句。因为它最能代表梵高的精神，也最能代表……”

“爱！”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。

扑哧一声，两人都笑了。

丁枰抬头看着这位藏族少女，他忽然发现她的笑真嫣然，像一道阳光，把这个世界照得很明媚。他原来以为他的世界只有一种阳光，现在他忽然发现，其实阳光有很多种，就像梵高的画，除了向日葵的黄，鸢尾花的紫，还有星空的蓝。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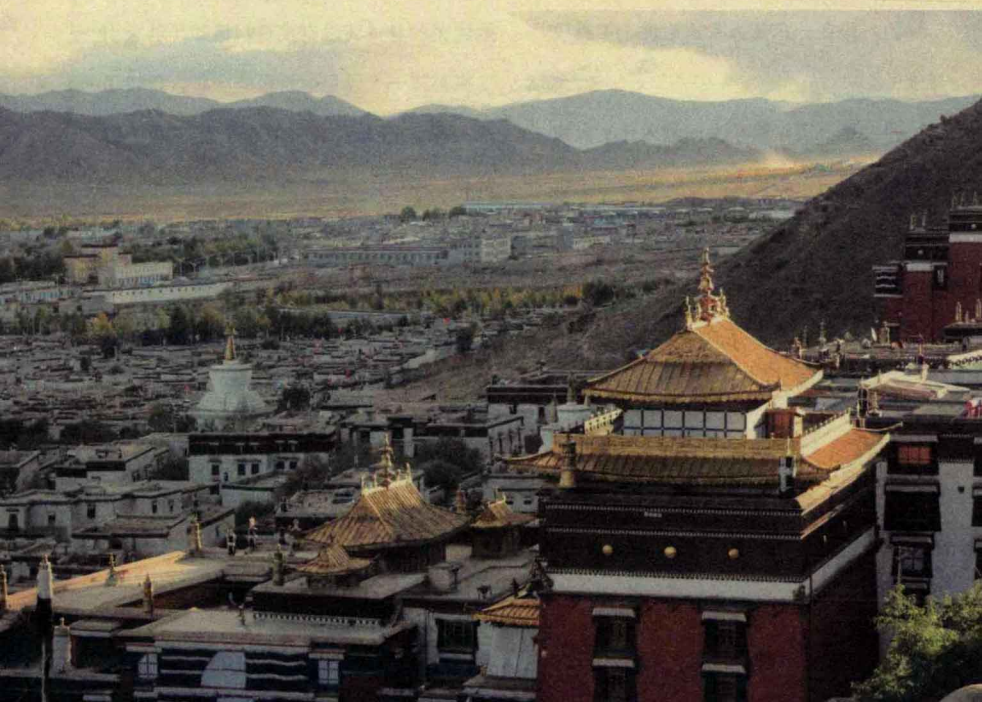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列火车都要按照既有的轨道行驶，单向而规律。可人生呢？人生的轨道是一张网吗？

如果不是童年时代第一次乘坐的那列火车将丁枰带出家乡的小镇，他也许至今都安守在一个叫清远的地方，守一亩

鱼塘，种几畦韭菜，听听夜雨，下下象棋，打发完闲散的一生。丁枰20岁时考上大学，同一个夏天，他母亲因劳累过度中风，从此不能再工作。母亲把一笔钱交到丁枰手里，一共是五万。那不是银行卡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五叠百元钞。“妈就这些钱了，你看够不够，花完这些钱，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。”

钱真的很重，即使只是五万元，装在包里拿去银行的路上，都觉得沉甸甸的好像铅。钱不过是纸，可是纸怎么会重成这样？丁枰有时候真的不能明白。

丁枰10岁那年跟妈妈坐火车到广州，妈妈晕车，他照顾在左右。满车的乘客都夸他懂事。他们在广州租了一间小屋住下，妈妈去上班，每周回来一次，丁枰学会了自己做饭，洗衣，修理家具和电器，以及捉老鼠。他们租住的那房子很老很旧，老鼠繁衍得子子孙孙无穷匮也，其祖死于捕鼠夹，其父死于老鼠药，但是新生的小老鼠却还是层出不穷。子孙们多了竞争激烈，丁枰经常听到老鼠在天花板上打架，为了争母老鼠，或为了争吃的。丁枰发明了用弹弓射击老鼠的办法，他手法神准，小石子打老鼠的头，如果没





有一击致命也至少是严重脑震荡。

丁枞和老鼠们一起度过那一段童年。
丁枞的妈妈在一户富人家里帮佣。丁枞没有爸爸。

佣人是不可以带子女一起入住主人家的，丁枞明白。但他长大了，他的胆子也大起来了。一个周末，他跟踪妈妈来到那户人家。游泳池就有他们家三间屋大，游泳池里，泡着一个漂亮的娃娃，不，那不

是娃娃，是个女孩子。她的泳衣不是孩童的样式，而是女人味的比基尼，三点式。她优美的身体还没有发育，但却足够吸引丁枞那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。她瞪了他一眼，她有双最紫的李子那样紫的瞳仁。

女孩去够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只橡皮鸭子，她的手臂太短，鸭子没够到，她栽进水里，心慌了。这会儿，她没什么好牛的

了，她在水里扑腾，喊救命。夏日的午后，少年的身体斜切进蓝色的游泳池，像一束光。

他后来被破例留在那富人家中，四年之后，14岁的丁枰和17岁的韵妮成了朋友，但这件事除了他们俩以外没有别人知道。韵妮的爸爸常常豪宴宾客，香港人，泰国人，马来人，新加坡人，跟不同的朋友喝不同的酒，有些酒尝了一口就不要了。韵妮就帮丁枰把剩酒偷出来，在她看来，这是非常好玩的游戏，而对于丁枰来说，这是捞外快的机会。他把剩酒卖到酒吧，把赚到的小钱攒起来。就这样，韵妮15岁生日时，丁枰送了她一条金项链。

“真老土，送你妈还可以。”韵妮掂着那条金项链，就像它是屎，她甚至快要捏住鼻子了。

丁枰并不在意自己的品味被她嘲笑，而是气馁这条项链即使她喜欢也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。第二天他看到项链被

韵妮戴在了白皙的脖子上。金子，确实把她的美丽映衬得有点俗气。

4

火车的动力可以靠蒸汽、煤或者电，而人生的动力是自由、爱和信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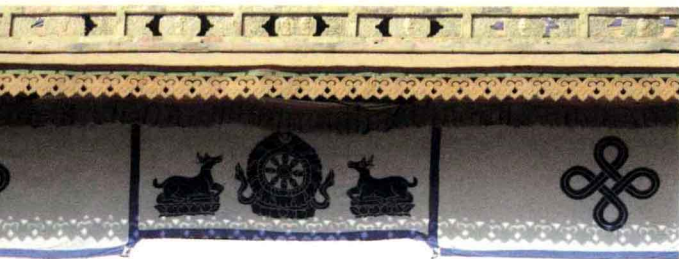
央金拔起草原上的金线菊，连同根部的泥巴一起抛向远远的水坑。下过雨的夜晚，月亮近在眼前，像一只巨大的白丝绸降落伞。央金对丹巴说：“我不喜欢你，你要是非逼我，我就去死。”

丹巴说：“喜欢不喜欢没关系，成亲以后就好了。”他笑了，笑出一个粗汉子满嘴的白色蠢牙。

“不喜欢怎么能成亲？”央金每说完一句话就屏住一次呼吸，她用这种方式完成与丹巴的隔离。

“我妈不喜欢我爸，他们也成亲了啊。”丹巴上前一步，试图与央金保持一个亲密的距离，但他发现他永远都做不到。





央金倒退着走，最后退成了逃，步子把脚下的金线菊踩得粉碎。

“央金不要闹了，成亲吧，好不好，央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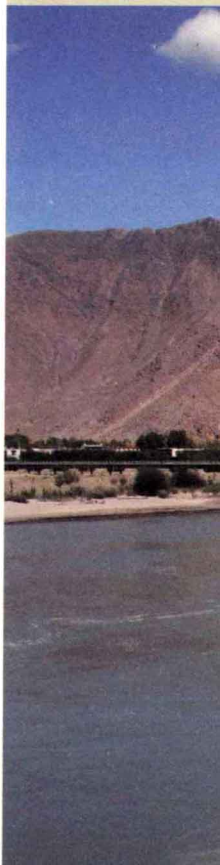
“丹巴，对不起，我得走了。原谅我，我会从拉萨一直跪拜到那曲，整整十二公里我为你祈福，只要你别再找我。”

丹巴不再说话了，他跨上他的黑色骏马。马刺狠踢马肚子，那马一声惨嚎几乎是飞了起来。央金走上公路，扬手搭到顺风车，爬上去，坐稳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天各一方，不再是那对有姻亲协议的女娃和男娃。央金是这么认为的，她在车上睡着了。

其实，这门亲事除了央金以外人人看好。男方家拥有方圆30里的草场，成千上万匹牛羊；女方家做藏药生意，高原上，谁没吃过她家卖的虫草、藏红花？财富累叠财富，可以确保万世永昌。

毁婚这事如果非要怪谁，那只能怪读书。央金并没意中人，但她却是在爱着的。她爱慕的是书里一个个难以相见的形象：嵇康，李贺，海子，梵高，艾略特……央金觉得，那样的男子才是值得去追随的，他们清晰而生动，活在她的脑子里许多年。

此时，央金望着正在狼吞虎咽的汉族少年，忽然觉得他似曾相识。她没有惊动专心致志的丁枞，布鞋子轻轻踏在石板路上，离去



了。如果可以，她想回到学校跟几个要好的女友讨论这种感觉，但更有可能的是，她坐在学校边上的大树旁一个人想着想着就想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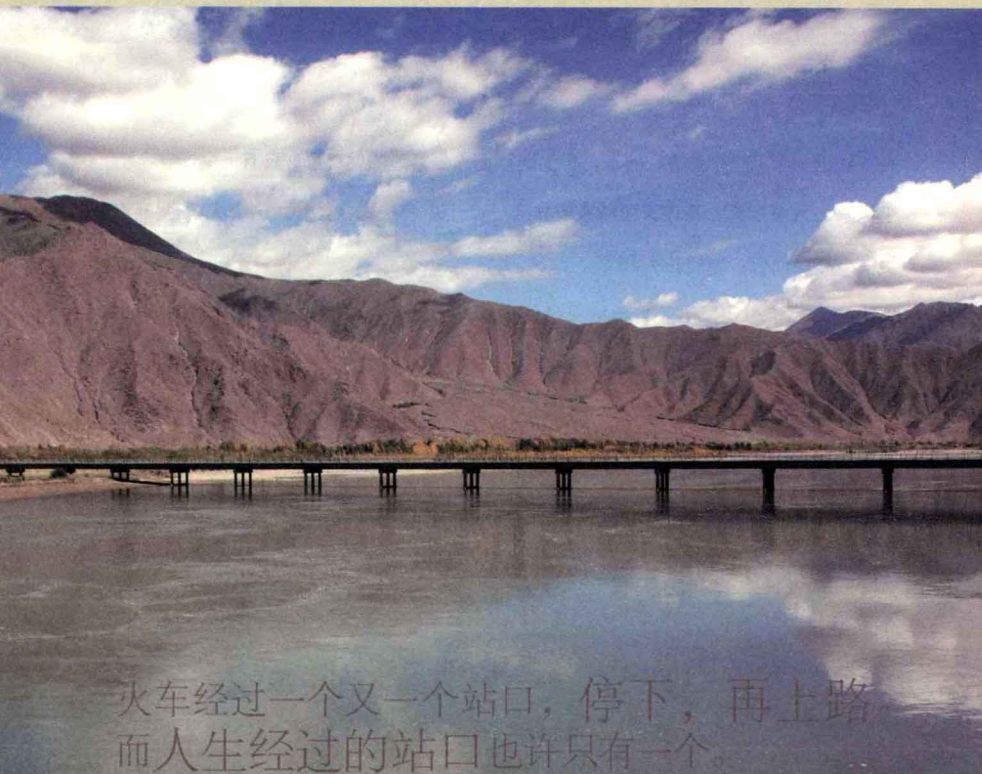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模样，是综合了书里所有人物而淡出的一个剪影，他连吃东西都能吃出个平平仄仄平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可以这么奇异？此时，她想起丹巴，她对他那最

后一抹淡淡的歉意也没了。她坚信她拒绝丹巴无比英明，无比正确。

而在和央金逃婚同年同月同日的一天，大学刚毕业、正在北京四处找工作的丁枳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开场白绝对无聊，却使他热血贲张：“猜猜我是谁？”

“裴韵妮？”

“哈哈，对啦！”



火车经过一个又一个站口，停下，再上路
而人生经过的站口也许只有一个。